

十五之十五

大總統府大元帥府兩府咨議官
廣東通志館纂修

陳梅湖遺墨·孫陳端度編輯點校

文集

文集

大總統府大元帥府兩府諮議官
廣東通志館纂修

陳梅湖遺墨·孫陳端度編輯點校



贈各大圖書館及史學研究者藏閱（非賣品）

文 集

编辑：陈端度

校对：赵俊明 郭甦 李磊明

封面制版：李磊明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80.5

字数：925 千字

印数：一百五十册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非卖品）

赠各大图书馆及史学研究者藏阅



作者陳公梅湖

大總統府大元帥府兩府諮議官陳公梅湖傳

公諱沅，字梅湖，號光烈，又號西寧山人等，廣東潮州饒平（今汕頭市澄海區）隆都大巷人，家世書香門第，清末秀才，民國廣東著名史學家。公少聰穎，師從饒平信寧都井洲鄉人童生林義論夫子、隆都雲路頭人饒平名諸生吳公士傑夫子等；及長，師從進士、欽點內閣中書、潮陽城坊鄭公義卿夫子。

公早年在泰國曼谷等地經商，遂為僑領並充任駐泰國中華公學學監，積極投身革命。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廣東饒平縣黃岡起義失敗，起義將士陸續流亡至東南亞各國，其中有四五百名將士流亡到泰國。公組織華僑進行營救，將他們分散到各地安置，並在己曼谷私宅『集賢閣』、呵叻私宅『夢空樓』、清邁私宅『廣福苑』等處秘密安置了部分傷員。公還多次營救被泰國警局捕去的起義志士，如起義主要將領陳湧波被曼谷警局捕去，關於特設暗室內，手腳上鐐銬，備受虐待，公與蕭佛成、陳舜卿、余國廷多方奔走營救，使其得以釋放；又如『新唐山會』在呵叻城內的廣福古廟歡迎新會員，因泰國政府最忌拜會，嚴厲禁止，在拜會歡宴時被警局探悉，即被大隊警員圍捕，當時被捕拿去四十多人，略加訊問就投入牢獄。公得報後即向該省長官竭力斡旋，被捕之人得以釋放……

黃岡起義的主要將領之一余永興（起義盟主）給公信曰：『梅湖先生偉鑒……黃岡丁未之後，往暹逃生者，若非蕭先生與閣下諸人設法安頓，正不知彼時餓殍而填異國溝壑者若干人。今閣下為此熱心，亦所請為生為死貫徹終始，洵堪嘉佩……』

辛亥起事，公積極響應，在泰國呵叻同葉標、蔡景星、劉伯平、葉錢軍等組織華僑革命軍，在己之『適潛園』秘密訓練半月。訓練畢，公備足資金，由劉伯平、葉錢軍率領回廣東，在總司令姚雨平統轄下編為華僑炸彈營。公還將大部分家產變賣，支持革命。史載，公與潮汕籍新加坡僑領尚竹漪、林義順、林受之、張永福等人為中華民國的創立貢獻最巨。

公歷任孫中山先生秘書、秘書室主任、大總統府大元帥府兩府諮議官、粵軍司令部參議、國務院存記、分陝道尹、潮梅自治總會會長、兩廣鹽運招收使兼管河西場務、行粵軍招撫使等職，曾掌饒平、大埔、澄邁三縣縣事。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公炯明將軍被离間肇事，將孫中山先生困於永豐艦上，危難之際，先生電令公解決給養等事。公與豐順宗侄陳劍侯艦長，冒着生命危險組織船隻往返於海陸之間運送給養等。事平，被授以行粵軍招撫使事職。

在兩廣鹽運招收使兼管河西場務及知縣任上，關心百姓疾苦，民甚德之，贈以『澤霈兩河』、『恩澤重沾』等匾額。公离任時作詩曰：『記得雙溪解組時，紳衿冒雨遠追隨。咸言盧令差堪比，淚灑長亭見去思。』並在詩後案曰：『予離任時，紳衿士庶送者千人，鼓樂爆竹震耳喧天，商店掛彩，香案由大堂列至南關外，途為之塞。時適大雨，送者益眾，至柱史嶺麓之先農祠，擺酒餞別，淚濕胸襟。予登輿後，猶依依不捨。近尚陸續送德政匾，可見公道猶存。』足見百姓對公之愛戴。

一九三三年，公受聘為廣東通志館纂席。是年，在廣東省立四中上初中二年級年僅十五歲之饒宗頤喪父，

即尾隨公進廣東通志館跟習。為提攜後進，公將已撰《韓公愈治潮州事跡》之卷三中『廟祀』部份，布置饒宗頤在館內志書中查找各朝代所建廟祀地點及時間作《潮州韓文公祠沿革考》（案：明潮州知府郭子章已作有《韓祠沿革考》）。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蔡廷鍇將軍與十九路軍中的抗日將領，聯合李濟深、陳銘樞將軍等人，在福建福州成立抗日反蔣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公受好友蔡廷鍇將軍之邀充任高級參議。兩月後，蔣介石中央軍對福建人民革命軍發動進攻，蔡廷鍇將軍兵敗，『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遂宣告失敗。

一九三五年，因廣東民政廳所辦通志館費用告絀，且人浮於事。志館自一九一五年乙卯開館以來，幾同虛設，糜省幣逾百萬，省主政者決意整頓。中山大學鄒魯校長奉命接手廣東民政廳長許崇清主辦之廣東通志館，自兼館長，復聘溫公丹銘為總纂兼館主任（前館主任徐甘棠先生疾卒），並請溫公丹銘重新組建修志班底。溫公丹銘銳意興革，將原有掛名纂修、征訪等近百人停薪，僅留冒鶴亭、張俞人、公及其學生饒宗頤等，又聘洗玉清、黃仲琴、蕭漢槎、饒聘伊等大學教授、教師為纂修、征訪，共二十七人。

為平息非議，讓時年十八之饒宗頤能夠再次順利進入通志館，公與溫公丹銘合議將溫公所著《潮州藝文志》以饒宗頤與其父饒鏐父子名義抄襲後刊於《嶺南學報》，並由黃仲琴幫作偽序一篇。溫公丹銘所著《潮州藝文志》手稿今藏於汕頭圖書館四樓文獻部，至今少人知曉。而饒宗頤當年在廣東通志館抄習溫公丹銘所著《潮州藝文志》之《集部》，今存於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文獻部。

一九三七年夏，省城廣州頻遭日機轟炸，通志館書稿悉北移坪石。時值暑假，館員回里度夏，守館乏人，

館舍被歹徒乘亂拆毀，廣東通志館遂告解散。公回汕頭後，即利用其在海外僑界之影響，積極籌集抗日款項，並將在泰國的產業盡數變賣支持抗日。

一九三八年春，公出任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第九區統率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陸軍上將劉公志陸），負責饒平、南澳兩縣抗日事宜，並充任潮汕抗日遊擊司令部顧問等職。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潮汕地區淪陷，公先後受好友時任國民黨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兩廣邊境司令蔡廷鍇與廣東第九區統率委員會主任劉志陸二將軍之秘託，不顧個人安危，忍辱負重，打入敵營，充任粵東區綏靖督辦等職，越年九月改任廣東省東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節制粵東水陸軍警，並被授以陸軍中將。公作詩曰：『不堪強敵肆鯨吞，慷慨幾行是國魂。凶倭未除難未已，願先借劍从朱雲。』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南京政府以第一五〇號國民政府令，免去公本職，調京候用。同為辛亥革命做有巨大貢獻的汪兆銘與公先後任過孫中山先生之秘書，故汪兆銘准備將公調往南京政府或他省委以重任。時秘托人蔡廷鍇將軍由於受蔣介石排擠不得志已卸甲歸田；是年劉志陸將軍也病逝。

公為好友劉志陸將軍作詩《挽劉護軍使偉軍兄》：『莽蒼江山久晦陰（蒼仄讀），念年磨涅恨同深。枯棋再着圖翻局，廣座無言各會心。不告而行猶我諒，方期後會報星沈。匡時知己搖落盡，獨抱焦桐孰嘗音。』公與劉志陸將軍自抗日軍興，即互勉為『匡時知己』，欲以各自之力，『匡救』抗日之『時』，夢想戰局如『枯棋再著圖翻局』。如今『知己』皆已『星沈』，『枯棋』『翻局』無望；一向心系鄉土之梅湖公又考慮調離廣東後，鞭長莫及，再也不能保護嶺東潮汕百姓，遂不願繼續廁身敵營。故是年春，日帝最強勢時，公便以年老

多病、『迂戇』為由罷官隱退，於一九四二年皈依佛門，經憲戒上人給公鬘度受十戒，後由憲戒上人請護國寺住持純公高僧為梅湖公灌頂，並任汕頭市密教重興會理事長，于沙汕頭心雲精舍潛心修志。

公潛入敵營一年半時間裏，除利用職務之便為蔡廷鍇與劉志陸二將軍搜集情報外，更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為保護潮汕民眾生存做有巨大貢獻。如，時潮汕糧食緊缺，且由於日軍封鎖海面，南洋貿易銳減，民不聊生。公利用節制粵東水陸軍警之權，積極努力將海上明暗管道開通，使潮汕刺繡等特產能夠順利運往南洋，換回潮汕百姓生存之糧食及急需物品……等等。

四年後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夷降，因公曾身處敵營而掌握淪陷期間國共等各黨派一些重要人物投敵叛國、魚肉同胞之罪證，故受到這些奸人宵小構陷；蔣介石先生又報公參與蔡廷鍇將軍成立抗日反蔣之福州『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之仇事，不念曾同在大都督陳公炯明定威將軍之麾下充任參議之情義，下令通緝，至公非避則囚且辱或至於死，幸賴師友俠士之庇護，由汕頭浮海至香港避居。公作詩氣憤罵曰：『乞憐密訂燕雲約，擁著黃袍即敗盟。呼我漢奸真好笑，問誰種禍誤蒼生。乘勢貪天除異己，蒙民誘罪野心甘。將來入地逢陳褚，舊鬼唾之新鬼慙。黨錮株連興大獄，籍抄逮繫國騷然。磨牙吮血群狼惡，幾許無辜夜籲天。』

廣東著名史學家溫丹銘為公鳴不平，作詩《和梅翁病中述懷》：『病裡猶能疊韻酬，河魚未足困名流。救時為起溝中瘠，得謗何傷穎上修①。曾記苦爭殷甲子②，相期共訂漢春秋③。生平志事非無託，淨掃寰瀛百丈漚。』（①歐公晚居穎上，一生被誣最甚。②修省志時有主以永曆紀年至鄭氏，分註清年號其下者，余力得其說，君亦佐之。③數月來，每見輒商榷《清史稿》得失。）『救時為起溝中瘠』，意為公為救因戰爭處於

貧窮、困厄瀕死於溝壑的人。但公受誣最甚，如同古時歐公。

公之徒饒宗頤為公所撰《饒平鴻程黃氏傳芳錄》作《序》曰：『……父執陳梅湖夫子，懷負奇偉……三十載以來，進國於夷，江河日下，鉅目驚心，百倍於隆、永之世，而士且忝然安之，曾無稍恤。先生獨冥心孤往，毅然甘屍呵護殘遺。』意為：如同父親般的恩師陳公梅湖，胸懷抱負奇偉……日帝入侵潮汕後，江河日下，怵目驚心，百倍於明清之鼎革際南明隆武、永曆朝亂世，而潮汕士人不知羞恥的活著，沒有一點憂慮之心。獨有陳公梅湖受托冥心孤往，打入敵營，毅然冒死保護悲慘無助的故鄉人民。

一九四六年春，曾任蔡廷鍇將軍之少校秘書、時任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少將參議、公之門生張慕槎將軍於徐州軍次得知公遭賊人所陷、奸人所害至孤身避居香港，身處險境。回首七年前與蔡廷鍇將軍合謀密託公打入敵營，為抗日冒死收集情報之往事，致使公今受此奇恥大辱，張慕槎將軍悔恨不已，寢食難安，受良心驅使即飛書紹興學友廣東省府科長賈封川、廣州上海醫園主人張昌輝，攜通行證並附厚幣到港請公速赴浙江諸暨楓橋鎮已家居住。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江南已有亂象，時任浙江麗水縣縣長的張慕槎將軍，不得已假公以縣政府秘書身份，送公離浙返港。

公居住於諸暨楓橋期間，遊歷了紹興、蘇州、杭州等地，作有不少詩文，並著有《浙江諸暨縣續志例議》《重修浙江諸暨孝感里志例議》《浙江諸暨嶠岫張氏家譜》《增訂浙江山陰高村張氏宗譜》《浙江紹興筠溪周氏家譜》及《浙粵人物》等大量文獻著作。

公培育後學多有成就，如浙江著名學者張慕槎、香港學者盧逸岩與饒宗頤等，尤對饒宗頤盡心。公對初

步入社會之弟子饒宗頤諄諄教誨曰：『得書知應聘省庠，二十餘歲人，人天福慧，便已雙修。數芸芸眾生，寧有幾個？終當先將自己之才具、志趣、環境細心打算，擬做何等樣人？打算既定，循是以往，或隱或見，名節事功，終必俱來。不祇生前身後，榮享無疆，於子孫鄉里，亦永被流光。』『深願撇開戚戚汲汲，勉弘嶽嶽印印，知足答天貺，葆貞副。我期千萬自愛！自愛千萬！』公又骄傲夸大其徒饒宗頤曰：『以我潮人才論，伯子以前無伯子，恐伯子以後亦無復伯子也。』『昔饒元禮九歲能詩，弱齡通經，編史解易，名聞朝野，為時大儒，宗頤於五百年後崛起嶺海，克紹前修，其平陽舊族中之名世乎！』

然最慘者，公將三代人所藏典籍讓時任潮州志副主任委員兼總纂饒宗頤保管，借於潮州志館作《潮州志》查找資料用，饒宗頤趁鼎革之亂全部攫竊為己有。饒宗頤所作為，被公後裔稱為書賊，其師弟盧逸岩於二〇〇六年六月對香港商報採訪（音像節錄）記者康健披露曰：『饒宗頤是我的師兄，他是誰呢？他是陳梅湖的學生。第一個潮州人提拔饒宗頤就是陳梅湖，我得罪饒宗頤我不驚，因為他好怕我，為什麼呢？我是陳梅湖的最閉門弟子，最後的一個學生，饒宗頤是第一個，我是最尾一個。陳梅湖是潮州三大藏書家之一，藏有十二萬本書，就交給饒宗頤幫他保管，饒宗頤住在他對面屋嘛，後饒宗頤將書全運到了香港，就是羅便臣道那間屋子那裏，霸占了他的十二萬本書……陳梅湖一生著作，我親手幫他抄不少稿。到他死了之後呢，饒宗頤就同陳梅湖的兒子說幫老師出版，五十餘種著作正本拿走，到現在我還沒有看到一種出版，全部扒了自己收藏偷用，因為死無對證，只有我知道。所以饒宗頤好怕我，因為我清楚他的事太多，為人就是這樣。』

公所撰《饒平縣志補訂》十之九已脫稿，需已書《安徽通志》、《河南通志》、《嘉興府志》、《江寧府志》

等十一種，饒宗頤起貪奪之念，幾月避而不見。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三日，公寫信與饒宗頤曰：『我上弟此書雖未和血和淚而寫，但可謂言盡於此矣！今館散志輟，萬祈體念兩世文字摯交，與我嘗以國才重生之誠，弟當以國才自重，推之以稍重我，萬不可因此有價值之書，遂棄道德信義於不顧。矧弟於釋典研究猶有心得，尤望憫我哀懇苦衷，起慈悲之心，泯貪奪之念，還我三代所藏之典籍。如再未蒙誠示，我止有自刺眼睛，分向孔聖、釋迦座前懺悔錯認饒伯子而已。』無奈，公只好舍近求遠去日本東京尋找志書，終完成《饒平縣志補訂》。

終應了溫公丹銘對公耽憂之語：『宗頤年少篤學，穎悟絕倫，日進高明，將來決為瀛洲冠冕。所慮者，家世業商致富，倘染上鬪鬪習氣，遏其德業，殊為可惜。』更辜負了公安慰丹銘公之言：『丹翁毋慮，吾輩同屬父執，鼓舞而拂拭之，俾此一顆出水南珠，無著些塵埃，定能與火齊鯨目爭光耀。』

公仙逝後，其名、其著作被卑賤妄逆惡意人為滅失，以騙取饒宗頤『自學成才，無師自通』之邪說。二十八年後，其著作始被廣東中山大學副校長、著名史學家陳春聲教授發現，並撰文《一部鮮為人知的縣志——介紹民國三十四年〈南澳縣志〉》，發表於《廣東史志》第三期。三十一年後，臺灣省高雄市南澳縣同鄉會派員攜公所撰《南澳縣志》影印本贈送南澳縣志辦，南澳縣史學專家林俊聰先生撰文《失而復得的方志珍本——陳梅湖先生總纂〈南澳縣志〉評介》。五十一年後，饒平縣政府委縣志辦主任陳肯堂與張傑明、王樹標等先生將珍藏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公撰之《饒平縣志補訂》進行搶救整理出版。

廣東省社科院鄧開頌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馬楚堅教授在《饒平縣志補訂》跋中有曰：噫！饒平之《志》，得梅湖先生之才而充；先生之《志》，得香老之介而藏於馮館；馮館之藏寶，得饒府之識重而為梅叟刊行，其

道相成，其事相須，亦古今學術界一大快事乎！世有私淑，人善變，易新巧之詞，掩為己出，固不足論，而先生之《志》，自言承前之美而補以己得，故曰《補訂》，此種融古化今為一之大成、心胸自謙而客觀至極、而存真之風，實足為吾輩之範模焉。是《志》之行，則先生之道傳之不朽，光若日月，其公器胸襟，視古今之賢，其獨特處彰矣。謹識以告同志，亦有望後來繼諸為烈也。是以喜而忘其拙而僭跋之。

公撰之《饒平縣志補訂》出版後，全國人大僑委辦公室主任黃傑題詞：『存史資政，功德千秋』。政協廣東常委、香港饒平同鄉會長黃成林題詞：『和諧人文，造福饒平』。潮州市市長湯錫坤題詞：『搶救地方文獻，填補歷史空白』。原饒平縣委書記張傳勝題詞：『弘揚傳統美德，發掘特色文化』。饒平縣委書記楊志明題詞：『以史為鑒，以資後人』。饒平縣縣長辜廣生題詞：『整合縣志，弘揚文化』。潮州潮陽靈山護國禪寺方丈釋光輝題詞：『資政育人，功德無量』。吾在此深謝使公得以在史學界重新揚名之上述陳春聲等賢士。公旅泰時對傳播中華文化多有貢獻，在泰國與隆都溪尾人朱璧輝、澄海蔡明經忠傑，于首都曼谷及戈叻省等地創辦學校、報館、書報社，灌輸中華文化，由此開始泰國華僑學校日見增多，華文教育日見盛行，故被舉為駐泰國中華公學學監。

公對故鄉教育事業也多有貢獻，創建饒平縣立第一、第二兩所中學校；曾任汕頭迴瀾中學、友聯中學、工讀學校三校董事長兼迴瀾建校總理；公倡建隆都區立中學校；公將祖產澄海下蓬區十一畝五分沙田，捐於澄海中學擴建用之，故時民眾思之德之。

公一生著作頗豐，著有《廣東通志·列傳》《廣東通志·古跡》《廣東通志·資料》《潮州府志補訂》《饒

平縣志補訂》《南澳縣志》等六十余種。這些手稿有的書寫雄強勇猛、大刀闊斧；有的書寫嫺熟娟秀，溫文爾雅；書體行、草、楷皆備，豐富多彩，令人讚歎。其書寫刻於南澳島迭石岩上的『天南法乳』四字倖存於世，此題字起筆輕捷，收筆沉著，縝密秀潤。

公生於一八八五年三月十二日乙酉年正月廿六日申時，卒於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戊戌年三月初一日子時，享壽七十有四歲。公一生清廉，逝世時囊擔蕭然，在港四子陳國昶傾囊以殮仍不能葬公，得友廣東揭陽人嘉華銀行行長林子豐先生資助，葬於香港薄扶林道中華基督教華人永遠墓地之陽面海。公晚年常得林子豐先生等人暗中幫助，以修改詩文為借口，付以潤筆費用，以資渡日。在此，吾作為梅湖公之孫，報以感恩之心，永遠懷念他們。

梅湖公之孫陳端度恭拜撰於山西太原

《文集》·序

梅湖公學識淵博，才華橫溢，不僅治史精嚴，且工於詩詞，誦其詩文，其詩文誦之者，或教人青衫欲濕，或教人擊節而起，錚錚然有唐宋之遺響矣！

公遊吳越，一與唱和，諸巨儒皆為之傾倒。吳越巨儒錢名山先生曰：『梅湖奇士，文亦博麗，情致惓惓』。詩人楊鑑吾於《天趣閣詩集序》中贊曰：『近與嶺南大文豪陳梅湖先生唱和，詩思更進，為予所望塵莫及。予與君生同世，居同鄉，聞名相知，顧不相識。今乍覩鴻製，色然驚，欣然喜，杯酒道歡，相見恨晚，始知文字之契，出於尋常酬酢之外，有非言語筆墨所可形容者。《國風》篇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可為獲覩斯篇詠矣。』

又有山陰巨儒清民部員外郎朱允中，有詩贊梅湖公曰：『海內幾人稱碩果，華南有才識經師。』更致詩贊梅湖公曰：『尚留五瀉長崇拜，願與謫仙共步趨』，將梅湖公譬為謫仙李白，敬仰之情，溢於筆端。

梅湖公為門人張慕槎將軍母屠氏撰壽啟，慕槎將軍將壽啟齎至南京請名士吳稚暉先生改訂，並請由吳稚老出名用增榮瑞。吳稚老閱後，隨署名稿尾，復綴以『掠美美美，榮幸幸幸』八字。

廣東著名史學家溫丹名先生曰：『陳君仕不廢學，老矣益進，罷官後留心著述，其才識宏富，尤專心于方志之學。余主《廣東通志》時，嘗延與共事，成《古跡門》十二卷，詳備逾於前《志》，惜事變未及刊行，深以為憾。今許君猶能禮聘之，托以重修《澳志》之任。陳君不憚晝夜辛勤，以一人之力，閱一年而成斯巨著，

余已服陳君才、學、識之兼長，尤喜許君之知人延聘也。』

然梅湖公當年所鍾愛、呵護、提攜之饒賊宗頤，竟為把自己裝扮成『自學成才，無師自通』之『史學大家』，幾十年間處心積慮，對於諸恩師，特別是梅湖公，竭力割裂其關係，湮滅其著作，埋沒其名聲。不幸的是，潮汕些許不學無術之卑賤士人也跟着饒宗頤幹盡了落井下石之罪惡勾當，致使梅湖公其名不見經傳，其詩文著作鮮為人知，哪怕片文只字。即便文革結束言論相對自由的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亦未收錄梅湖公所著《饒平縣志補訂》《南澳縣志》等志書。

梅湖公著作頗豐，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梅湖公仙逝。越月，饒賊宗頤找到還沉浸在悲痛中的梅湖公在香港第四子陳國昶，騙說要替恩師梅湖公出版遺著，將正本與部份副本手稿盡數攫去，至今不見所蹤。

二〇〇六年六月，饒賊宗頤之師弟盧逸岩先生對香港商報採訪記者常康健曰：『饒宗頤是我的師兄，他是誰呢？他是陳梅湖的學生。第一個潮州人提拔饒宗頤就是陳梅湖，我得罪饒宗頤我不驚，因為他好怕我，為什麼呢？我是陳梅湖的最閉門弟子，最後的一個學生，饒宗頤是第一個，我是最尾一個。陳梅湖是潮州三大藏書家之一，藏有十二萬冊書，就交給饒宗頤幫他保管，饒宗頤住在他對面屋嘛（案：為查閱史料方便，將『潮州修志館』由潮州專署地遷至汕頭市），後饒賊宗頤將書全運到了香港，就是羅便臣道那間屋子那裏，霸佔了他的十二萬冊書（案：史學界一直不解饒賊宗頤其父天嘯樓藏書毀於戰火，怎麼到香港後古籍會突然多起來了？為此梅湖公在香港後裔及海內外親朋好友統稱饒賊宗頤為『書賊』）。陳梅湖一生著作，我親手幫他抄不少稿。到他死了之後呢，饒宗頤就同陳梅湖的兒子說幫老師出版，五十余種著作正本拿走，到現在我還沒有

看到一種出版，全部扒了自己收藏偷用，因為死無對證，只有我知道。所以饒宗頤好怕我，因為我清楚他的事太多，他為人就是這樣。」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饒賊宗頤的恩師陳梅湖先生與溫丹銘先生信曰：『宗頤晤面三次，《州志》因時局影響，恐難成書。《潮志·選舉》宗頤曾請主稿，《宦績》《人物》《古跡》《風俗》等亦請參修。』饒賊宗頤與恩師陳梅湖先生信曰：『頤以各事栗碌，無暇專心於此，擬請師參與其事，將來或別用他名人《志》，當遵卓裁！惟頤對人言此乃師之《舊稿》，決不有礙闡發幽潛，知師當樂許而不我靳也！如何？』

二〇一一年四月，饒賊宗頤將二〇〇七年於香港從梅湖公三子陳國璋之女陳珣處騙得恩師梅湖公所修編的《宦績》《人物》《古跡》《金石》以名《潮州志補編》出版，為繼續掩蓋其『自學成才，無師自通』之謊言，仍無署梅湖公之名，而署上剽竊者饒賊宗頤之名與他人名。

是年四月二十三日，饒賊宗頤在《潮州日報》謊稱：『六十餘年來，這些志稿都始終跟隨在他身邊，輾轉世界各地。二〇〇九年，終於在浩瀚書稿圖籍中尋到這幾帙志稿。』皆盡胡言。饒賊宗頤剽竊梅湖公所修編《宦績》《人物》《古跡》《金石》等的手稿有兩大旅行袋、六十余冊，饒賊宗頤能帶著這麼重的手稿輾轉世界各地？除非你饒賊宗頤變成頭黔驢馱著這些志稿才能輾轉世界各地，這些騙人的鬼話腦殘智障之人才會相信。

香港大學饒賊宗頤學術麵館已成立十餘年，香港大學副校長李焯芬任饒賊宗頤學術麵館館長，饒賊宗頤得力門徒香港大學教授副館長鄭煒民亦如吮癰舐痔般跟隨饒賊宗頤有三十餘載，他們動用校圖書館力量與其學術館自身力量，早已編成有《香港大學饒賊宗頤學術館藏書目錄》，哪來饒賊宗頤像頭黔驢馱著這些志稿輾